

甘棠絮语

## 水乡的桥

■ 廖柳

天没亮透就爬起来，推窗那刻真被震住了。雾气像奶奶揉面时撒的面粉，把河道两岸全裹得白茫茫的。乌篷船影子在雾里忽隐忽现，摇橹声混着船娘哼的小调，从水汽里钻出来，软乎乎地往耳朵里钻。

踩着滑溜溜的青石板往前走，冷不丁转弯——“喏！一座老石桥就横在眼前。桥身弯得像爷爷的驼背，石头缝里长着青苔，连栏杆上的莲花雕刻都被磨得看不出模样。可那微微拱起的桥身，又透着股不服老的劲儿，好像在说：“别看我老，结实着呢！”

我一直琢磨，这桥到底咋建起来的？听隔壁张阿公讲，从前造桥全靠人肩挑手扛。大石块从几十里的山里运来，石匠们抡着铁锤一点点凿。桥面上那些凹下去的坑，说不定是以前货郎的扁担磨出来的。更绝的是，这么多年风吹雨打，桥还稳稳当当地架在那里。

水乡的桥各有各的脾气。单孔桥像月亮掉水里，桥洞和倒影凑成个整圆；多孔桥呢，一排桥洞连起来，远远看像串冰糖葫芦。最稀罕的是廊桥，带顶青瓦小房子，下雨天能躲雨，平时就是大伙儿唠嗑的地儿。上次路过，瞧见几个阿婆坐廊下织渔网，银针飞来飞去，嘴里还念叨：“多织点网，明早好捞肥鱼给孙子熬汤。”

这些桥可都是有故事的主儿。听老先生讲，以前商船载着丝绸茶叶从桥上过，吆喝声能把河水都吵得翻跟头。打仗那会儿，有些石桥还当过战场，现在桥洞底下还留着子弹打的坑。摸着那些坑，仿佛能听见当年的枪炮声。在我们水乡人心里，桥哪里只是块石头？分明是连着人心的纽带。每年中秋，全村人都挤在桥上赏月。大人们摆上月饼菱角，小屁孩举着兔子灯乱窜。桥栏杆挂满红灯笼，把河水照得红彤彤的，热闹得能把月亮都看馋了。

老一辈人总说：“过桥就是过坎”，新娘子坐花轿过桥，鞭炮噼里啪啦响，寓意往后日子顺风顺水。桥和我们的日子早缠一块儿了。天一亮，桥上就热闹开。婶子们端着木盆洗衣服，棒槌声和家家长短混在一起：“听说老李家闺女考上大学啦！”“小孩子们放学就趴桥栏杆看鱼，扔块面包屑，一群银闪闪的小鱼就挤过来抢食。

傍晚最有意思，渔民挑着沉甸甸的鱼篓过桥，活蹦乱跳的鱼儿甩得水花四溅，在夕阳下亮晶晶的。每次念起“小桥流水人家”，就想起老家的石桥。现在不少桥都翻新了，石头铺得平平整整，雕刻也新新崭新的。好看是好看，可总觉得少了点味道。那些被磨得发亮的台阶，石头缝里的青苔，才是石桥的魂儿啊。

站在桥上看河水慢悠悠地流，突然觉得人生跟这河道似的，弯弯绕绕。我们也不得像过桥一样，跨过一个又一个坎儿，才能看见新风景？每个人心里大概都有座桥，一头连着过去，一头接着未来，藏着数不清的念想。真盼着这些老石桥能一直守着水乡，守着我们的老日子。

## 枕着花香入眠

■ 张燕峰

我家的阳台上种植了一盆球兰。说起球兰，虽不是花中极品，但它是我最喜欢最钟爱的一种花。

别的花大多在白天开放，很是吸人眼球。而球兰却总是选择傍晚开放，当主人沉浸在新闻联播中国内外政治风云时，它就悄悄地悠然绽放，似乎是有意避开主人的瞩目。当我关闭电视，走进卧室，猛然间一阵浓郁的花香迎面扑来，像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，将我从头到脚罩住。这时，心中的欢喜如浪，一浪追着一浪地，在我心海奔涌。

我迫不及待地向它奔去，因为激动，摸索墙壁上开关的右手竟有些微微颤抖。当光明满溢房间，我的目光立刻顺着长长的藤蔓，寻找绽放的球兰花朵。

造物主实在是在太神奇了！

换言之，造物主太垂爱球兰了，赐予它玲珑的造型和馥郁的香气。球兰花球由二三十个小花朵组成，这些小花朵呈放射状排列，共同组成一个圆圆的花球，想来这也是球兰得名的原因。每一个小花朵都是五角星的，粉白色的花瓣毛茸茸的，有着令人安心的厚实质感。小花朵中心是一个鲜艳欲滴的圆洞红点，像一滴心血凝聚的眼泪。我想，这一定是球兰拼尽全力凝结而成的喜悦之泪，幸福之泪。围绕花心，每一个花瓣上面还覆盖着一个同向的小角，这些小角又恰到好处地组成一个小巧精致的白色五角星，看上去晶莹剔透，闪着珠玉一样莹润皎白的光泽，煞是可爱。

这些花朵都安安静静，无声无息，幽幽地吐露芬芳。球兰多么像一个品性高洁的绝世佳人，静如处子，吐气如兰，知性优雅。那一片片厚实光滑的卵形绿叶更是气定神闲，好像为捧出这样美丽别致而又芬芳馨郁的花朵而暗自得意呢。

掐指算来，这盆球兰落户我家已经四五个年头。前几年，它像一个埋头赶路的少年，不声不响，默默积蓄力量，向着开花稳步迈进，丝毫不理会我是否殷勤关注，是否格外眷顾。它目标明确，心无旁骛，潜心修行，专注于开自己的枝，散自己的叶，爬自己的藤。就在我对它将要失去耐心的时候，它似乎突然苏醒了似的，鼓起了花苞。

球兰花苞的形状也是五角星，五个分角上鼓鼓的，像婴儿又白又嫩的脸蛋。总之，不论是花苞还是花朵，球兰花都拥有无与伦比的美丽，让我穷尽语言也难以描述。它的美端庄素雅，纯洁高贵，毫无浮华之气和轻佻之态，想来它也是大家闺秀，出身名门吧！

没错，球兰是兰花的一种，它与华贵富足的蝴蝶兰、与质朴清新的虎皮兰、与优雅神秘的墨兰同出一族。但球兰与它们相比，似乎更加亲民，更愿意贴近天下苍生，经常于寻常百姓家安家，而它的堂兄姐妹们则稍显气质高冷，它们更受那些达官显贵们垂青吧。

我常常想，球兰开花也是经历了漫长的跋涉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，它们忍受过不为人知的孤独寂寞，才最终迎来了华丽盛开。花朵是它们问候我的动人笑脸，迷人的香气是它们祝福我的温馨话语。它们的到来舒展了我脸上的皱纹，抚慰了我疲惫的心灵，让我神清气爽。它们是我的良师益友，是我的灵魂伴侣。它们给我带来了一场盛大的欢喜，那是只属于我的幸福时刻。

今夜，就让我枕着花香入眠，在梦中与无数个香气分子拥抱，像拥抱那些久别重逢的亲人。

## 烟水亭

人生感悟

我特别好，就像一朵花一样美好。

我爱我自己，我是世间独一无二的存在。一个人，就是我自己一个人，尽情地去热爱生活，尽心生活，尽量快乐，终生浪漫。

独处，是最美的修行。我喜爱一个人静静地读书、静静地写字；远离繁华和喧嚣，独自去山野里行走、去乡村种菜种花。我尤其喜爱花，喜欢去一个有花的地方，读山望水，去观花赏花，与花朵们相互凝视，倾心会晤。

春天的花，不用劝，说开就开了。我看完山前的花，就去后山看；看完山脚下的花，就去山顶上看。那金黄的油菜花，娇艳的山桃花，雪白的山梨花，村前村后，田野山岗，到处是花海，漫山遍野、姹紫嫣红、绚丽多姿、如诗如画。我曾登临河南最高峰老鸦岔脑，目睹千亩杜鹃的芳香；我曾溯源弘衣涧河，欣赏遍地野生芍药的壮观；去老家石坡湾傲然苍翠的白皮松林里，探访松林间野生大花蕙兰的神奇。我还曾挤过去去的火车，连续五六年去古都洛阳，参加一年一度的洛阳牡丹花会。“洛阳地脉花最宜，牡丹尤为天下奇”。“姚黄、赵粉、魏紫、豆绿”四大牡丹花系，雍容华贵，国色天香，寓意中华民族的幸福美满，繁荣昌盛。洛阳牡丹那种王者风范，令我

敬仰和着迷。当时我在想，今生做一朵牡丹花该有多么好！我也常在洛阳王城公园里的紫斑牡丹、荷包牡丹、黑牡丹、绿牡丹等等的极品牡丹花从前，驻足凝望，流连忘返。总之，凡是有花朵绽放的地方，就有我的身影和足迹。

我常羡慕那些放蜂人，一年四季都能观赏到花，春夏秋冬都置身于花海之中。他们不断地赶着花场，不停地去花开的地方放养蜜蜂。比如那江西、四川的金色的油菜花，豫西雪白的洋槐花，陕北的淡黄色酸枣花，还有甘肃宁夏一带紫色的荆条花。凡是有花开的地方，他们就在那里扎起帐篷，摆起蜂箱，如此，经年累月，和蜜蜂、和花朵小住一段时间。之后，再辗转下一个花场子。我常在我的文字里，把放蜂人叫做“赶花的人”，也写过一篇《赶花的人》的小散文，还上了中学语文试卷呢！我常想，今后如能做一个赶花的人，该多么美！

记得在一个小麦黄稍的日子里，听说后山一位老教师家里种了一丛重瓣芍药。因为我见到的芍药花，大都是单瓣芍药花，关于重瓣芍药花，我还未曾见过。当我得知消息后的第二天早晨，便迫不及待地骑着摩托车，行走七八十里山路，然



岁月如歌

## 父亲的军歌

■ 熊瑞芳

“向前向前向前！我们的队伍向太阳，脚踏着祖国的大地，背负着民族的希望，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。”这首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》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，人民军队的号角。它高昂雄壮，威武豪迈，充满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磅礴力量，人民军队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，一往无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，永放光芒。父亲生前最喜欢这首歌，也最爱唱这首军歌。

父亲是军人出身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可以说是父亲一生的热爱。自幼我和弟弟妹妹们就听父亲即兴哼唱，放声高唱，同时也教我们大声歌唱。父亲唱这首歌时，雄赳赳气昂昂，声情并茂的高亢嘹亮里，是军人永远的英姿飒爽和威风凛凛。军歌在我们幼小的心灵播下生机勃勃的种子，大地葱茏万物生长，天空高远雄鹰展翅，赋予少年无限的憧憬和向往。从歌声中我们看到光明灿烂的理想，洋溢奋发向上的志向，更感受父爱的亲切慈祥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。

母亲告诉我，家里有一个歌本，上面记的全是好看的歌儿，是父亲当年在部队担任指导员时，为教战士们唱歌而专门抄写的。20世纪50年代台海危机时，形势非常严峻，父亲所在的炮兵部队驻福建前线。部队除执行炮击金门任务外，平时还要进行大规模陆海作战训练，战士们在齐腰深的水淤泥中来来回跋涉，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的挑战。为鼓舞士气，提高斗志，部队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，军歌声嘹亮。在艰苦的训练之余，父亲奉命教战士们唱歌，意气昂扬的军歌，焕发战士的斗志。父亲多次语重心长地跟我们说，部队是革命大熔炉，最锻炼人，是人民军队磨炼出他的顽强

意志和坚韧精神。“从无畏惧，绝不屈服，英勇战斗，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，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。”

部队作战勇敢能打胜仗，军人作风优良品德高尚。父亲注重教导我们不怕苦不怕累，学习军人勇于吃苦甘于奉献的革命精神，经常讲到他和连长的故事。在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队伍中，北方的战士大多身材高大，父亲的连长是山东大汉，无论执行抬土还是抬石头任务，连长总是把箩筐移到他那边，尽量担重的，让个子小的父亲担轻的。这就是军人品格，无私勇敢，质朴友爱。“我们是工农的子弟，我们是人民的武装”，人民军队鱼水深情的亲人形象，那样地旗帜鲜明。父亲的歌声里，军人的品质潜移默化，润物无声；日久天长，渗透灵魂的更深刻教诲，是百姓、群众、人民这些字眼。一生怀抱军人纯粹情怀的父亲，惯以最普通常识向我们灌溉纯净朴素情感，即根本的文化血脉。我们感恩衣食父母，亲近泥土，热爱劳动，点亮敬仰人民的慧眼，懂得什么是百姓大众，什么是群众力量，乃至人民创造历史这样深切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，也像春苗出土一样，沐浴朝阳，明媚萌芽，茁壮成长。

“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解放的战场，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祖国的边疆。”犹记当年父亲气宇轩昂地领我们纵声歌唱时，倾注的饱满激情，奔腾澎湃。歌声起风云飞扬，铿锵激越的声声战歌里，战士勇往直前军威震天，父亲是在教我们读史。中国革命洪涛滚滚向前，人民军队一切行动听指挥的纪律严明，英勇卓绝所向披靡，在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的铁的纪律中，天翻地覆慨而慷，新中国一轮

后把车停靠在那位老教师所在村子的山谷口，再步行二十里羊肠小路，方才来到老教师的家。走进院大门，只见他家院子用竹篱笆围成的小花园里，一丛绿意盎然的叶片上，站立着二十多朵火红绚丽的重瓣芍药花，那硕大的花朵，就像朵朵燃烧跳跃的火焰，层层叠叠，香气飘逸，可爱极了。听老教师说，他家种的重瓣芍药花，是从临近的陕西洛南县亲戚家引种的。我望着那丛盛开的重瓣芍药花，爱不释手，喜不自禁，连忙用手机，从不同角度去拍照，并还录制了几节短视频。返回家时，我还在众花友前，显摆了一番。到了第二年春天，我委托后山的一位朋友，特意是老教师写了一篇记录他一生潜心山区教育的人物小传记，为表感谢，老教师将重瓣芍药花分给我两三棵。今年“五一”节前，我引种的那棵重瓣芍药花，已经开了二十多朵硕大的花朵，让花友们羡慕不已！

听风吟、看雪落、等花开、待春来，这是一组多么优雅而富有诗意的风景呵！不羨他人路，深耕己人生。人至中年的我，开始走自己人生余下的路。我在小镇的西北一偏隅里，打造一个属于我自己有花的地方。将妻子以前废弃的养殖场，进

行小整修。植绿竹、种果树、建池塘、栽花草。于是，我家花朵的盛开从冬天就开始了。当大雪纷飞的时候，朱砂梅，胭脂梅，蜡梅等花朵先后绽放枝头；过了春节，绿宝石海棠、垂丝海棠、西府海棠等海棠花开始登场了，紧接着，玉兰花、山茶花，还有从山里移栽过来叫不上名字的山野花朵，生旦净末丑，也纷纷上台表演开来。谷雨看牡丹，立夏赏芍药，还有那些香水百合、红斑百合、野生白百合等百合花，也吸引人的眼睛。同时，我家小花园里，那些竞相绽放、争奇斗艳的花朵的清香，也招引来一群小蜜蜂光临，我找人来用蜂箱将它们养殖起来，也便于给花朵传授花粉。“人无我有，人有我奇”，一年四季，我家都有让人看花的地方，都有赏不完的花。于是乎，我的文友、茶友、花友，纷至沓来，络绎不绝。

我的一位花友，调侃地说：“你家花园里还有许多不完美的地方，就是缺少几株稀有品种牡丹。”我笑着说：“就这样吧，允许自己不完善，也是真的美！”

给时间时间，让过去过去，让开始开始，用生命影响生命，只有在一个有花的地方，才能遇见最美的自己。何况，做一朵花有多么的美好！

幸福生活

开会时，母亲五分钟连打了两个电话，好在我将手机调到静音状态，少了手机铃声在会场响起的难堪与尴尬。又是出了什么事啊！我的一颗心不由得悬起来。父亲母亲已七十多岁，相依相伴在乡下老家，时时刻刻令人挂念不已，叫人放心不下。

散会后，我急切地给母亲回了电话。母亲在手机的另一端大声地说，没有什么别的事，院子里的辣椒长得特齐整，又脆又饱满，除了给毛珍姨、牟云婶送一些，实在是吃不了，会坏掉的，周末下乡来拿些吧！谢天谢地啊，我那颗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，连忙笑着答应下来。

惊蛰一过，母亲就张罗炒菜“事”来了。将上年留足的蔬菜种子点播进营养钵，这样一来出苗率、成活率都很高。其中辣椒种子一直沿用本地品种，结出的辣椒修长且皮厚，辣味十足，也辣得过瘾，栽种越早就能抢先吃到当年第一拨新鲜辣椒。立夏还没到，乡下院子里的辣椒冒尖似的长起来了，旁边的茄子也有点望“辣”而“蔫”了。

全家人爱吃辣椒炒鸡蛋，胜过辣椒炒肉，这个中是有缘由的。孩提时，辣椒炒肉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到，但辣椒炒鸡蛋却可以餐餐吃，且百吃不厌。这种童年舌尖上的记忆成为全家人共同的饮食密码，如今密码被母亲牢牢地掌握，于是她将辣椒当成宝贝食材，为的是让全家人好好吃饭。

我们兄弟几个进城安家了，接父亲母亲来住，他们都说住不惯。家中留有三分菜地，一直由母亲辛苦操持着。父亲并不怎么喜欢侍弄菜地，平日里与村里的老哥们打打牌、钓钓鱼、聊聊天，好不乐活。这样一来，母亲种菜就少了一个得力帮手，不免与父亲产生口角。好在父亲胸襟大度，有时配合着为菜地挑挑水、施施肥、捉捉虫，但也丢下几句牢骚：“年纪一大把了，万一有个闪失，吃菜的钱还不够买药哩！”

菜地就在田地旁边。前年，村里进行高标准农田改造，整体连片便于机械化耕种，需要征用菜地，母亲与父亲竟然同意了。因为此前，母亲得了脑梗，右腿行动起来有些不便，无法支撑菜地的劳作。没有了菜地，母亲如同丢了魂似的，寝食难安。后来，在父亲的劝导下，将家中院落的边边角角腾空出来种菜，母亲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浑身充满了干劲，转眼间将小院的菜地整理得有模有样。辣椒种得最多，挂的果也最多。

这次下乡，母亲特地下厨炒了一盘辣椒炒鸡蛋。吃饭时，母亲凑近我的耳旁悄悄地问我，还是那个味嘛？我夹起一筷子，边吃边点头，还母亲一个大大的笑靥。母亲的脸上泛起得意的笑容，皱纹纵横的脸上绽放出一朵可爱的小红花。母亲炒菜喜欢多放油，令她没有想到的是，这次盐放多了。当母亲吃出辣椒炒鸡蛋有点咸之后，汕汕地笑着，连连自责道：“老啰老啰，没记性多放了一次盐！”父亲立马接过话头，“这次没有上回咸，好吃好吃！”

我和妻子相视会意一笑，三下两下，将那盘辣椒炒鸡蛋来个风卷残云！

## 辣椒炒鸡蛋

■ 郑文